

# 《我和我的父辈》：奉献精神的代际传承

■ 文李春利

从抗日战争时期为拯救乡亲以儿子转移敌人炮火的父辈，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献身航天事业宁让自己子女忍受孤独、贫困、误解，甚至失去父母之爱的父辈；再到改革开放之始舍小家为大家，勇于“下海试水”探索市场化之路的父辈，直到我们期待的未来社会，已经殉职的父亲将自己参与研制的智能机器人放回儿子身边，继续完成对人类使命的父辈……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故事组成，以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优秀演员自导自演的方式，以风格迥异的艺术表达，用穿越时空的线性叙事，引领我们回望曾经走过和即将踏上的道路，思索我们的祖国为什么能够在外敌欺凌、贫困积弱、改革探路及其面向未来时能够一步步走出困境、走向希望。

从孩子的视角切入，是四个故事的特点。在孩子懵懂的童年，父辈们是多元立体的，对父亲的情感也是爱恨交织的。但在上帝视角存在的观众眼中，无论哪个时代的父辈都充满了家国情怀和勇敢担当的奉献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熏染着一代又一代，战胜了不可能战胜的困难，取得了难以想象的胜利。四个故事，以高浓度的情感，用孩子的眼泪与欢笑，触动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从而回答了我们思考的命题也是影片的主旨：今天的成功正是来自于前辈们这种甘于付出、勇往直前的奉献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际传承与强大支撑，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乘风》如同一杯高浓度的烈酒，让人看后热血沸腾、荡气回肠。故事聚焦一对抗日前线充满血性的父子，在儿子乘风眼中，父亲骁勇善战且霸气十足，对他也十分严苛。然而，父亲也是乘风心目中的英雄，临危不惧、胆识过人。这个单元的高潮落在了父子诀别中：日军大兵压境，老百姓性命攸关，选择正面迎敌无异于以卵击石，父亲下令用包围圈外探路的儿子当诱饵，牺牲了爱子的生命。空荡荡的马鞍在滴血，父亲的心也在滴血，悲痛的哭泣动人心魄。故事没有止于仅仅让人感受悲剧的震撼力量，而是给予人们希望的亮色。在胜利时刻，当年被这对父子救下的孕妇一身戎装，怀抱着也叫做“乘风”的幼子，预示着革命后代生生不息、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诗》的风格残酷却又浪漫，她更像是一首朦胧诗，在克制的叙事中隐含着深刻的哲理。大漠戈壁，陋室残羹，一次次航天实验也是一次次试错、一条条生命的付出。如果说《乘风》中的父子是舍生忘死，那么《诗》中的父辈就是向死而生。在孩子眼中，父母的形象是朦胧的，他们做着极其危险却又不能言说的事业，他们紧张、压抑、隐忍、孤独，在孩子面前闪烁其词，故作镇定，编织各种善良的谎言。最终，他们用生命成就了人生的诗行。在幼小的孩

子看来，父辈的诗太难读懂，他们为什么会说，“渺小是伟大的开始”？为什么要说“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诗》中的父辈虽没有以刀剑面对机枪大炮，但他们的悲壮之举也来自精神力量的支撑。他们说，“落后的照相机难以记录那些瞬间，大不了用眼睛记。”他们和“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一样，用近乎原始的方式制造着难以想象的奇迹，这也正是伟大精神的传承。

《鸭先知》的故事把我们带入改革开放的觉醒年代。这个被称为“鸭先知”的父亲脑子灵光、智慧幽默。尽管他推销药酒的一个个主意并不合情合理，甚至是在弄虚作假，但他的主观动机却是为了扶持濒临倒闭的药厂，为了让妻子儿子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他忍辱负重、有时不择手段，但一定要完成一个男人的承诺，甚至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个单元中的亲子关系带入了更多的思考，在儿子的笔下，父亲几乎是完美的，但在现实中，父亲却受到了万般挤压，艰难前行。最终，儿子的期望成为父亲的强大动力，父亲的执着也助力他成就了梦想，父子关系从此改变。从卖鸭蛋开始，踏实肯干，敢于大胆尝试，为邻里乡亲做实事，为工厂发展奔走呼喊，这个父亲无疑也富有时代担当精神。在孩子的作文中，对父亲漫画一般的描述，为我们揭开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父辈们艰难起步的创业过程。

《少年行》是电影类型中鲜见的未来题材。从2050年穿越而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扮起了现实中的父亲，并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具有了人类的情感。在孩子眼中，这个从天而降的父亲带给他的是对科学的期待，弥补着他童年丧父的缺憾。这个“父亲”也是孩子父亲生前进行的科学探索的延续，倾注着中国人的科学梦想。

影片虽然是四个故事，但起承转合流畅，在代际精神传承中，更有润物无声的家风家教。比如，在《乘风》中，父亲说，“你可以做岳飞但不要做岳云。”因为岳飞绝对忠诚，哪怕被奸人所害，都不会背叛，依然要用生命证明自己的忠诚；《少年行》中也是如此，在孩子的航模一次次试飞失败时，虚拟父亲教育他说：“五千次的失败才有了我。”和《诗》中无数次用生命的试错一样，《少年行》中长大继承父业的孩子回忆往事，难以忘怀的也正是那些千疮百孔的小飞机。

值得一说的是，影片完成度较高，几位优秀的演员打破了曾经的光环，让人们忘记明星，记住了角色。比如章子怡以极其克制的表演，将一位航天事业的先驱与一位平凡母亲的形象完美诠释了出来，质朴感人；沈腾把一个非人类的虚拟生命演绎得惟妙惟肖，而徐峥饰演的狡黠但善良的小人物诙谐生动；吴京一如既往地以硬汉形象示人。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他们可以说都奉献出了诚意之作。

（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艺部副主任）



# 评电影《峰爆》：『救援』中的『救赎』

■ 文高小立

自电影诞生以来，灾难片以其强烈的视听冲击、灾难对人类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破坏引发的人们对于灾难本能的恐惧、逃避，作为个体命运在灾难面前表现的人性深处关于信念、牺牲、怜悯、同情，到情感升华层面的相互扶持，全体社会对于灾难的救援等人类情感的迸发，包括对于人类与自然与世界共处的思考，使得这一类型片成为电影诉诸思想内涵、探索艺术价值、体现电影工业的重要衡量标志。

优秀的灾难类型片不仅仅是从视听语言、特效运用等技术层面对于灾难本身给观众带来的生理与心理层面的震撼，而是更多通过人类在灾难面前守望相助、不畏牺牲、人性救赎所体现的最为珍贵的情感力量。从儒家孟子强调“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恻隐之心，到佛教所说的菩提怜悯之心，可以说这种在自然灾难面前迸发出的共同情感力量，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人类共有的情怀。从《流浪地球》到正在公映的《峰爆》，我们看到优秀灾难影片其强大的人文关怀内涵，才是引发观众深层心灵震撼与共情体验的艺术内核。

中国的灾难片虽然数量不多，但近年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灾难类型片在思想艺术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灾难类型片《峰爆》与带有科幻元素的虚构灾难片《流浪地球》不同，一开篇就是灾难带来的巨大破坏力所造成的压迫感的镜头呈现。正在建设的高铁隧道突然发生透水，紧邻的云江县城地面塌陷，火车倾覆，山体滑坡、泥石流接踵袭来，一场不可估量的地质灾害即将吞没依山而居县城里的16万百姓。

该片主创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观众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地质灾害的袭来，以及快速反应下一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式国家救援——正如片中的一段话：面对灾难，西方是找一个诺亚方舟的逃离，而我们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战胜。紧邻县城陡峭山体大面积滑坡将吞噬整个县城，隧道工程部部长丁雅珺做出炸毁隧道保县城的决定，决定一出，工程总工和基建工人们强烈反对，工人们不忍心十年的心血瞬间没了，想不通，但这是唯一救出16万人民的办法。隧道炸了可以再修。大不了再来一个十年。“家可以重建，人必须活着！”看似口号的两句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叙事核心。

影片的另一重要线索是在灾难救援中完成的一对矛盾父子通过救援本身达成的心灵和解，进而达到艺术层面关于灾难救赎与自我心灵救赎的双重人性升华。洪翼舟父子是影片的核心人物，父亲洪翼兵是一位老铁道兵，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师，但因为洪翼舟儿时眼看着不幸落水母亲的永远离去，他从此记恨只愿基建事业不顾家的父亲，也由此结下了心结。退休后的父亲倍感孤独，常去隧道建设工地怀旧，也是为了看儿子。一次常规的看望，没想到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老兵的责任与担当让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救援。父子俩在地下岩洞中救援的情节设置是父子和解的重头戏，岩洞中唯一逃生的出口被水阻挡住了。水对于洪翼舟而言，一直是他成长

的心魔，当年是水夺去了母亲生命，此时水又阻挡了父子及被困岩洞群众的逃生。洪翼舟最怕见到水，儿时在水中拼命挣扎的场景与此时望水心生恐惧的镜头交替切换，水在此刻成为洪翼舟逃生最大的心理负担也寓意了父子间心灵层面巨大的鸿沟。“你不敢下，我下。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儿子，忒色！”当看到父亲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后，洪翼舟一跃入水。幼年的他无力救起母亲眼看着母亲在水里坠落，这一次他用双手托举起水中的父亲。这个有力的托举使一直漂浮在洪翼舟心头那片水的阴影终于褪去。内心深处血浓于水的亲情让洪翼舟在战胜对水恐惧的同时，也通过救出父亲与其完成情感层面的和解。

如果说父子间的第一次和解是特定情境下个体情感的自然释放，那么，父子的第二次和解则是从情感到生命到家国的升华。影片中通过现代科技数据得出，两个小时之内县城将被吞没，既能保住县城又能保住隧道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山体的定向爆破。洪翼舟挺身而出，要求完成向山体岩洞送达炸药的任务。惊险是灾难片的一个重要元素，将炸药送达到高耸陡峭的山体岩洞中，是近乎难以完成的事情，空军派出的直升机载着洪翼舟、丁雅珺和炸药一次次尝试着尽可能接近山体，从小就爬上树的洪翼舟看准时机纵身一跃顺利攀住了岩壁，就在他向岩洞移动险些掉下时，父亲洪翼兵一手托举住了儿子。但父亲为儿子能完成任务，成为儿子的借力点，却掉进了万丈深渊。死死攀在岩壁上的儿子两眼含泪又一次无助地看着亲人的坠落，父亲飘在空中的慢镜头，和儿子做着最后的诀别。儿子的这一次无助是为了16万百姓的“有助”，父亲的这个托举是父子间在救助16万百姓中完成的情感和解，这是全片亲情震撼与情感升华的高光时刻。此时的洪翼舟完全理解了当年总也不回家的父亲。

《峰爆》将亲情救赎两次都放到了千钧一发的救援之中来表现，这是在灾难叙事中呈现亲情故事的一次突破。在救援的主体叙事中，包裹了一个父子情的感人故事，在保住了16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完成了救援中的亲情救赎。既诠释了平凡英雄的壮举，也把中国人最看重的亲情表现得自然而伟大，该片在父子情感上的冲击力绝不亚于救援桥段的冲击力，父子间在灾难面前感人至深的亲情，让观众在强烈的共情体验感动之余，会去思考什么才是我们人类最珍贵的财富，会更加珍惜现实生活中最平凡但却最伟大的亲情。我想，这是该片最值得品味的地方。

影片对洪翼兵、洪翼舟父子的人物塑造，突显了个体价值实现的同时，对于集体对于民族和国家担当的叙事诉求，这一点，我们从汶川地震，从九八抗洪，从抗非典抗新冠肺炎疫情等救援中，都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的牺牲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历经数千年各种风云变幻后，依然强大的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内生动力。

（作者为《文艺报》文艺部主任、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